

東
林
列
傳
四



東林列傳卷之三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

霽載陽

仝較

蔡世英偉人

明

鄒元標趙南星列傳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父喪奪情抗疏指斥入朝門適翰林

中行趙用賢以諍居正杖於廷血肉狼籍亟歎曰
奇男子也出袖中疏上之略曰居正才雖有爲學術
則偏志雖不小忌刻過甚進賢不廣自用太濫言路
未通民隱未達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以居正而
在京守制綱常以斲人心以壞安望其弼成帝學輔
翼聖志哉居正且大言曰不顧旁人之謗議不恤匹
夫之小節將以三年之喪爲小節乎臺省諸臣不言
已爲曠職又有御史曾士_補出疏保留省臣陳之謨
效之朝廷爲善之地_事爲公論所出持論至此

可勝歎哉疏八杖八十謫貴州都勻衛徒跣就道數
濱死抵戍所進勻士講學_者日衆巡按御史至衛
閱兵必軍裝持戟雜伍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
命也何謝爲十年居正死薦起爲吏科給事中元標
疏陳五事一寡慾以正君心而聖德培一召對以決
壅蔽而泰交成一肅憲紀以糾羣吏而貪墨去一崇
儒術以端士習而風聲樹一選撫臣以廣休養而百
執事賢慷慨論列凡數千言帝嘉納之朝士多急利
祿廉耻寢微元標疏糾南戶部尙書張士佩驟進禮

部尚書徐學謨難退尋並罷去而所推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十餘人皆名儒夙望舉朝爲之色動十二年春慈寧宮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妻檢曩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予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緹騎來卽徑去第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謫南刑部照磨僉都御史石星告之曰公聞上語否上方齋膳忽命撤減曰若不聞鄒某數朕耶

其見憚若此明年五月調北吏部驗封主事請改南以便養母不許已而吏部尙書楊巍應詔陳言元標又爲代草謂後宮多嬖寵近侍用事者十人號十俊卽宣德朝之八黨也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省內庭供億之煩減每歲贖鍰十七萬之數勅御史汰馬快船諸弊皆人所不敢言者十八年陞本司員外郎遽引疾歸逾年檄赴官途中所見聞吏治民瘼臚列幾萬言如家人父子相告語又言明主不以言瑣而忌采納蓋臣不以身遠而忌諫規陛下初臨御時

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中國聖人今聖齡方壯
遽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閭臧獲
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皇吏胥有舞文
之憂今萬國萬姓係陛下爲安危一日不朝則堂陛
情隔忠良謀阻國事有不可知矣願陛下味孔氏一
簣之訓鑒孟子九仞之譏取魏徵十漸之疏留神詳
覽臣不勝大幸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重
宗社也今皇太子睿齡日增不知宮中保護有幾覃
吉輦竊謂宜出而與諸儒臣相親也易稱主器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願早冊立以慰天下望是時元標
忠鯁藉甚在廷內外推轂者數十人帝終以切諫快
快不樂用而元標念母將八十又請改南遂左遷南
刑部主事亦忻然迎養及考滿赴部引疾復遷郎中
值母憂歸遂堅臥不起居南臯之野談道著書學者
稱南臯先生林居垂三十年由是學益進光宗卽位
召起刑部未幾熹宗立陞大理寺卿進刑部右侍郎
在道聞遼東不守歎曰三十年來惟爭門戶不問封
疆禍見於今日矣請簡用岳元聲汪應蛟吳達可諸

人而先定畿省勤玉約寬山東畿輔遼餉以固根本
既至又陳拔茅闡幽振武保泰數事而歸本於簡儉
和厚大約收拾人才調養元氣爲國家計財用爲小
民陳疾苦帝皆可其奏元標既以清直立朝與趙南
星高攀龍並稱類漢所稱三君子者天下咸屬目焉
晚年風力遜始仕時科臣汪慶伯少之元標曰大臣
老臣與言官自各存體安用啾啾作少年故態哉然
於國家大利害則抗直如故李成梁子如禎驕恣楊
鎬喪師得罪既僉議如法忽降中旨從寬元標讞如

禎當死鎬罪不當赦并斥諸內臣干憲紀帝爲改容
卒仍初議是時天下賦重遼餉尤急元標曰不可以
一遼失天下心請蠲遼餉而以鹽課鼓鑄稅契義助
諸策爲之補救東事未寧而黔苗復亂議者爭言用
兵元標曰患不專在苗興師動衆非良計也具陳其
情狀惟在處置得人節制有法正當以不治治之因
盛述前撫臣郭子章安苗功蓋元標在黔時嘗讀子
章書觀其壁壘間當日與安酋歃血盟處拊髀悲之
故所論多切中又上書政府言其事天啓元年冬遷

左都御史條議計典在核實毋縱毋苛廣寧之告潰也會議經撫罪多異辭元標曰王化貞棄廣寧宵遁宜服上刑熊廷弼比楊鎬多一逃比袁應泰欠一死均難遁罪時服其正論京察諸賢有以門戶受錮者請追卹其既死而亟錄其遺賢或以衰遲難之元標痛惜老成曰今几案置一古器坐客改容於用人何獨不然薦高攀龍劉宗周等甚力光熹之間三案無信史禮部尙書孫慎行疏責首輔方從哲甚峻元標急避其言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賴有綱常綱常所

以植立者恃有信史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請亟定光宗實錄表明公論亂臣賊子之胆可破也又請矜容愚直言天變時危宜亟下求言之詔作敢言之氣今陛下卽位未二年數逐言官不急爲賜環則士氣不振將來政柄不知落何手矣其持議不阿類如此當是時客魏已陰用事憚元標方嚴猶逡巡不敢肆而元標所引用正類皆非僉人意尙書孫慎行王紀皆坐忤旨罷斥元標力救不聽亾何遂以講學被謗矣元標之拜御史馮從吾爲之副二人同志創首善書

院講學於京師給事朱童蒙攻之以爲招搖門戶蓋
奸黨嗾攻正人意不在講學也元標奏曰臣自少至
老浮沉南北數十載獨有此學患難死生未嘗墮志
昔隆慶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討論識仁定
性二書未嘗以此少階相業今乃爲末俗所諱人生
百年自帖括青紫外一無所聞雖位極人臣虛生浪
死耳既不許京師講會願罷臣歸田以究所志陛下
經筵日講爲諸臣先毋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
馮從吾亦屢疏乞與元標同罷閣臣葉向高爲之疏

辯議留給事郭允厚郭興治遂痛詆元標以二氏之
學元標六疏乞罷乃加太子太保馳傳歸猶上書言
邊徼事薦朱爕等可用匡攘後吏部尙書趙南星猶
會推起用不果召未幾卒元標爲人剛直無苟容通
籍五十年晚登九列而前後在朝不滿數載中間晦
養陶涿臨器含弘當居正之死羣象交攻獨無一言
訾及人以爲難歿後以璫禍削籍崇禎元年李邦華
請卹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謚忠介廕一子平生與
海瑞善歿而同謚有存真願學太平山房諸集初爲

吏部時巡母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厲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好言謝過不違云

趙南星字夢白直隸高邑人九歲稱神童二十一舉於鄉二十五成進士蓋萬曆二年也授汝寧府推官擢戶部主事張居正當國病京師競爲禱祀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往改吏部考功尙書楊巍欲糾御史丁此呂南星洩之於編修趙用賢給事中王士性巍嫌之引疾歸再起文選上剖露良心疏所抨擊

者如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黃洪憲給事中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賢等皆衆論不予者而給事中李春開婚衆糾南星上不聽又引疾歸尙書陸光祖將去特起南星田間調補考功郎中當是時繼光祖而爲尙書者孫鑰有執持屬吏盡一時之選南星爲考功主計靜坐篝燈苦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要津無所關白卽臺省長預察事者亦不使知閣臣王錫爵趙志皋

張位等盡喪其私人卽志舉介弟亦中察典去說者以爲數十年考功第一然執政鄙之深矣臺省又恥不與聞也轉而拾遺吏部奪尙書俸鑄南星秩調外已而卹籍凡救南星者皆放斥有差南星之爲吏部也屢起屢蹶家居三十年位不過郎署與刑部鄒元標吏部顧憲成海內比爲三君子如漢之竇武劉淑陳蕃焉熹宗卽位卽家起太常少卿左通政尋轉太常卿明年陞工部右侍郎皆不拜奉詔切召乃就職甫一月卽陞左都御史明年佐主京察其所鋤斥略

與爲考功時筭亾何代張問達爲吏部尙書謂京師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於酬應序午入署憒憒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又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僕僕更代官評報部不得循故事以卑冗寡援者塞責又往時八品官有例移封父母請下逮九品幕僚以下皆鼓舞稱慶於是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奏自相喁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盈筥臺省至桀傲遇銓卽多磬折耳

語嚴飭諸司毋循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庭白其事。一給事中代貲郎求鹽司卽以貲郎爲王官出給事。外藩左都御史孫瑋卒用高攀龍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之者楊漣左光斗給事中則魏大中御史則袁化中等求而弗得者皆恨又故事銓曹重行輩序若魚貫若以副郎入躡郎中上卽不服南星以清望調兵部鄒維璉於考功時江右銓司吳羽文猶在事一省兩銓尤爲創見又不與江右臺省謀於是陳良訓章允儒等以非例責維璉而傅魁已潛通魏忠賢首

攻維璉以撼南星而難端作矣會楊漣二十四大罪疏亦以是時上先是忠賢亦知南星爲人望當其爲總憲時於上前亟稱美之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來執贄南星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叅南星正色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又魏廣微者其父允貞南星同好也素以通家子畜之不少假借乃廣微以同姓嚴事忠賢倖致揆地而南星待之益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者允貞號也他日廣微三至求見門者曰休矣將脫憤而寢

東林列傳 卷十三
廣微怒曰擯我耶人可擯官不可擯也恨刺骨與忠賢比而嚙南星及都御史高攀龍發崔呈秀貪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叩頭請命言不去南星我兩人未知死所及推晉撫謝應祥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爲南星門生大中爲應祥門生也嗾御史陳九疇劾之而廣微呈秀合計獻忠賢遂選郎夏嘉遇都給事中魏大中而南星亦乞骸行矣旣而攀龍以南星門生去首輔韓爌以救南星去一時名賢削奪者踵趾相望日必數人逾年而國遂空諸小

人乃取南星素所顯斥及諸正人抨擊去者分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傅樾等之言起大獄羅織海內殺楊左諸人惟南星行撫按鞫訊當事者藉是劾首功辱南星於庭子清衡外甥王鍾龐受箠罷荷校兩月觀者雨泣坐贓一萬五千兩罄產不完十之一士大夫陰助之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人冤聲沸內外特與遠戍時南星年已七十六法當贖忠賢矯旨不許而逆黨趙興邦盧承欽梁夢環張訥輩劾奏無虛日指爲元兇南星戍代州清衡戍莊浪鍾龐戍永昌

東坡文集 卷十三
相去萬里將行妻馮氏一慟而死清衡母李氏憂死
清衡子方七歲以家難怖死南星慨然不以介懷坐
短轅携殘書一篋自隨執鍾麗手仰天祝曰汝兩人
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蒼不終憤憤也至代僦小樓
以居顏曰吉祥又掃土室顏曰味藥作漢高曹操等
七論又爲韵語以約漢以下事聞人足音墜戶不敢
應晉藩遣使存問亦不答崇禎初肆赦撫臣牟志夔
逆黨也故留滯不聽歸終殞戍所明年詔復原官贈
太子太保諡忠毅

外史氏曰當明之季君子濟濟在朝使無奸相之內
構逆璫之中孽俾諸正人各展其學亦足以爲治也
豈至覆亾哉奈何旣壞之奸回復亂之逆惡誅戮賢
良戕賊方正不至夸滅淪喪而不止此豈天道使然
歟余讀南臯夢白兩先生傳不禁涕泗滂沱而傷心
也

馮從吾傳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好濂洛之學嘗受業於許孚遠居父母憂哀毀盡禮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山西道御史巡視中城不逆奄人謁見上怠於政事抗章言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而遣官如故屢請朝講而靜攝如故屢請批發而留中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當上心耶皇上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

勵精之效既如彼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寇渝盟天
變人妖叠出迭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
又如此失今不圖長此安窳苟今當朝觀之期萬方
畢集咸欲一覩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疑而議不
曰皇上困於麴蘖之鄉而權飲長夜必曰倦於窳窳
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勅論謂聖體違和或可借
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
而欺哉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
一言稍違卽斃杖下如此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論旨森嚴恐不足服天下而信後世也願皇上勿以
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
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天下幸甚疏入
上大怒欲廷杖之會皇后長秋節閣臣解救得免大
計外吏命從吾司偵邏苞苴絕跡都給事胡汝寧者
執政私人也特疏論之汝寧遂斥外請告歸起故官
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鹽政大飭二十四年春上怒
南北言官凡科道掌印者盡斥爲民從吾預焉自是
杜門不出日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光宗

踐祚起尙寶司卿進太僕少卿改大理同定熊廷弼
王化貞之獄歷僉都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廷議三案
罪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
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羣小惡之
時臺長爲鄒元標相與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
中益爲小人所惡給事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遂相
繼疏詆從吾上言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
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
講學講學爲令甲臣子望君以講學而已則不講是

欺君也倘皇上問講官諸臣望朕講學不知諸臣亦
講學否將何以置對先臣王守仁當干戈倥傯之際
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惜毀譽而爲此
也遂屢疏乞歸又二年起爲南京右都御史未赴改
工部尙書力辭予致仕旣而魏忠賢益熾乃削其籍
同邑王紹徽爲冢宰素與從吾不協使巡撫喬應甲
窘辱之不勝憤鬱而卒崇禎改元復其官賜諡恭定
從吾爲學全在本原處透澈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
常行必事事檢勘以求合其本體故所造光明純粹

卓然爲一代大儒。所著有辯學錄疑思錄關中書院語錄及少墟集行於世。首善書院者建於天啓初年。葉向高爲記。董其昌書之後。爲魏忠賢搥碎其碑。向高記畧曰。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証。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觀其意趣所指。似欲并禪機玄旨。而包括之爲一家。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至。又若欲舉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教外者。向高微意。蓋不滿於元標云。外史氏曰。余遊長安。與其孫交好。得拜先生遺像。魁梧奇偉。燕頷虎頭。儼然望而畏之也。及讀其所著書。則委曲宛轉。以發明先賢之蘊。又恂恂然如孱弱書生焉。嗟乎。天欲亾明。乃生逆璫。以戕賊之。使不得一展其所學。傷哉。

王紀傳

王紀字惟理山西芮城人丰采凝峻萬曆十七年進士推官池州以廉辨聞入爲禮部主事歷遷儀制郎中與顧憲成爲石交十九年冊立東宮有日矣以金冊未就欲另改期廷臣疊請冊立帝皆不悅紀又特疏請之不報然守正據典禮凡宮府儀制皆慎別長幼有羽翼東宮之力朝士倚重是歲十月皇太子立明年紀陞光祿少卿尋引疾去久之起補原官主試河南覩宦途溷濁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爲求富

貴利達者作痛砭。時貴醜之甚恨。然紀不恤也。轉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四十二年加副都歷戶部左侍郎。陞尙書入督倉場。歷官中外皆著清望。天啓二年改刑部尙書。會議三案紀憤懷忠鯁。嫉諸用事者甚嚴。謂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舊輔方從哲獨秉國鈞。慣結奧援。止知有貴。不知有君。父罪更在沈一貫上。當先帝哀勞過甚。已成篤疾。可灼紅丸再進。從哲實主使之。故有回籍之溫綸。有銀幣之厚賚。由前

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用藥之罪。由後而觀從哲。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爲法受惡。百喙奚辭。故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錄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人爲竦然。會客魏擅權。內外通呼吸。刑部郎徐大化黨邪害正。攻給事中周朝瑞。紀劾罷之。謂朝瑞持徑尺批逆鱗。天下所稱朝陽鳳也。大化誠抱孤憤。爲朝廷擊賊。今有人於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誠今日之蔡京也。何不

明目張胆。出袖中彈文相擊。乃與嚴氣正性之朝。瑞相尋干戈耶。紀意所彈射。蓋大學士沈淮也。御史楊維垣疏令指名紀。遂上疏直斥沈淮。引宋蔡京爲比。以爲京淮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附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欵陳瓘同。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何異。罷逐顧命元臣劉一燦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降斥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常安民任伯雨何異。尤可異者賄交婦寺竊弄

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疑。此又京迷國罔上曠百世若合符節者也。宋史昌言擊蔡京者大中丞石公弱大司徒陳顯臣叨爲司寇耿耿孤忠義難緘嘿乞斥姦輔以謝公論。并罷臣以謝言官臣雖伏草莽死無恨。客魏聞之忿甚哭愬帝前。會佟卜年劉一瓛等下獄指爲邊疆奸細。帝怒欲立訊誅之。紀不肯附和坐違慢忤旨。淮遂劾紀二大罪。內批削籍。紀旣負清直聲。大學士葉向高等合疏力救。言法者天下之平也。天子不自斷而與執法之臣共

之期平允而服人心也。王紀身為大臣，讞決遲回，無所逃罪。誠以此事重大而佐証未有，淑問未備，殆求其情罪，允協衆論，僉同鞫朝廷雷電之明，若敢曲庇叛人，臣等百口可保也。不聽。向高再疏獨救，又不聽。紀與夫人騎二驢，襆被以歸。朝論大譁，修撰文震孟上疏白紀言紀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遂并斥震孟去嗣後閹黨煽禍羅織無虛日會紀卒人皆吐舌曰使王尚書在必不免矣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忠毅

外史氏曰嗟乎明欲亾矣以惟理先生驚天地泣鬼神之言卽刻木爲君者亦當點首也奈何竟不能動其忍心耶哀哉人犯必死之疾雖使岐伯復生終難療矣

沈思孝吳弘濟列傳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也七歲授尚書端介如老成人隆慶元年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又三年謁選吏部故事進士踰三年者得謝有司爲京朝官時高拱署部事見思孝器重之使所知諭之曰暫淹曹郎爲臺省地思孝辭乃授番禺知縣時殷正茂總制兩廣檄富人與外國市而權其子母又欲開海口諸山以供稅思孝皆持不可正茂不能難仍薦之思孝方以卓異召將授給事中而同官間之於制府陰

中之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萬曆五年冬張居正以父喪奪情思孝與同部員外郎艾穆共疏爭之詔杖思孝八十謫戍廣東神電衛濱死者數矣十一年居正死思孝等皆復官先時同上疏杖謫者艾穆而外翰林吳中行趙用賢進士鄒元標也五人以同患難故相與友善思孝尋晉尙寶司丞十二年至京師陞光祿寺少卿時御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追劾張居正及攻馮保徐爵爲居正黨所側目又以帝卜壽宮植東之等爭大峪山非吉地語侵執政而用賢中行蹇諤自喜執政亦弗善也思孝甫入都卽有以執政意說其委蛇者思孝謝之曰某非以一死博富貴者也。會御史丁此呂以謫發科場事爲吏部尙書楊巍所劾諸人數爭之閣部大臣積不能平遂明攻植與東之而指摘中行用賢等思孝忿曰江陵雖歿餘氛猶熾耶時王錫爵新入朝植東之等頗推戴焉錫爵拒不納更上八不平之疏以攻之錫爵亦致書思孝且語其人曰若主與我同仇何如吳趙二子耶思孝復書曰寧負相公不敢賣友負國以故凡保江陵

子第及保大峪山者皆不署名於是當路皆惡之思
孝初以光祿晉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陞順天府
府尹嚮用矣坐是改南京太僕寺卿以提調保勘冒
籍爲科臣唐堯欽所劾寔借事以傾之也吏部議調
思孝應天府尹執政以改南不改官奪選司俸會御
史房寰妄劾南京都御史海瑞再疏爭勝進士顧允
成彭遵古諸壽賢上疏直瑞而劾寰言爲寰甚易爲
瑞甚難詔以出位言事罪允成等褫其冠帶思孝疏
推瑞之賢且救允成遵古等而極詆房寰之貪穢請

復遵古等冠帶依資序用以除壅蔽之習反依違之
風疏上以怨望切責之謝病歸十九年陸光祖爲吏
部尙書乃起南京光祿寺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時寧夏哮拜父子與劉東明許朝等叛
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魏學會聲援思孝言逆
賊勾虜諸部響應陝兵調遣無餘欲募浙兵五千宣
大騎兵五千以資防禦乞發內帑以供餉并請宥故
都御史李材罪赴行間詔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
及庫貯濟邊銀五萬兩令思孝就近募兵而罷李材

勿遣思孝勇於任事顧與魏學會不相下給事中侯慶遠劾其舍門戶而守堂與議以南人未習邊事調撫河南思孝辭不往曰臣不能三秦豈能中州帝雅知思孝尋陞大理寺卿時內官郝金以詐傳懿旨下獄金內官張誠私人刑部薄其罪思孝駁正誅之帝喜尋晉工部左侍郎陝西織造羊羝思孝疏請減十之四陝人賴焉未幾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吏部推舉以思孝貳李楨而帝用思孝有疑其藉內援者給事楊東明劾之思孝再抗疏

辭溫旨弗許時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方大計羣吏叅政丁此呂在黜中思孝以此呂爲御史有抗直聲力爭之不得給事中鄒廷彥復繼楊東明劾之帝怒謫東明奪廷彥俸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中蔣時馨納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求少宰不得乃結江東之劉應秋等命李三才以欵授御史帝怒時馨削其籍孫丕揚亦以思孝之爭此呂也乞歸帝慰留丕揚命逮此呂亦不罪思孝也尋閣臣趙志臯等亦稱此呂才名自負廓落不羈貪汙未必肯爲仲思孝

議帝復命思孝侍經筵南給事中祝世祿請去思孝以安丕揚時論強之御史俞价等復劾思孝爲盧杞工部員外岳元聲疏爭之帝皆不報時丕揚思孝皆杜門不出志臯等言二臣皆賢者所爭亦皆公心請上宣諭令卽出視事并諭言官郎署勿互相排擊從之二十四年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太子冠禮爲回天第一事復奏日本封貢事謂亟宜修戰守之備并論志臯石星主封誤國皆與時議不合蓋剛腸自任負氣骯髒其天性也丕揚尋以乞休允放思孝亦得

請歸詔馳驛去病痊起用居家七年卒思孝晚結主知及去國復得溫旨由是忌者益甚一去不復出矣然思孝品望素定一時正人皆推之陸光祖謂鄒元標曰吾郡清擦潔行沈純父朱汝虞兩人獨純父嫉惡過嚴汝虞名廷益嘉善人官通政陳有年亦曰純父雖剛然玉也世柰何以石攻玉顧憲成允成高攀龍鄒元標皆善思孝憲成屢致書當事訟其賢且爲辯誣思孝卒元標爲誌其墓重惜其不大用也惟以爭丁此呂忤丕揚秦人重怒之遂成洛蜀之勢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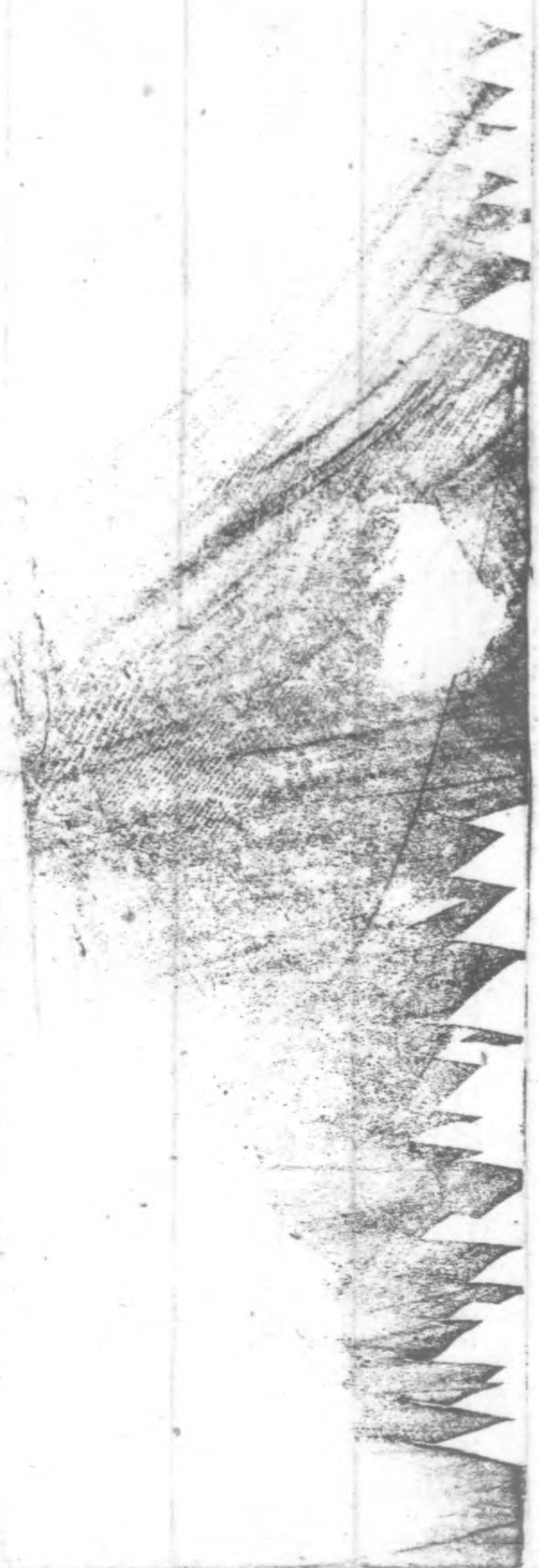
辛亥京察之前御史史記事大亂將作疏猶以思考爲戎首謂其與顧天竣合謀翻局以錦衣衛劉承禧僞書爲口實憲臣攀龍力辯之而思考亦以是歲卒矣萬曆四十一年賜祭二壇天啓中贈太子少保子士龍士臯士龍舉鄉試思考同里同時以建言削籍有聲者爲御史吳弘濟

吳弘濟字海舟秀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蒲圻知縣二十年行取選湖廣道御史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趙用賢爲吳鎮所訐去位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

李禎等皆罷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論用賢等以媾執政行人高攀龍斥材應宿爲讒說且以喜同惡異斥輔臣詔切責攀龍弘濟乃上疏言應宿疏訐吏部攀龍責望輔臣陛下皆令部院叅看臣一喜一懼喜者喜應宿之有所懲而小人有去國之日懼者懼攀龍之蒙詔責而忠臣被進言之辜夫攀龍責備閣臣亦無他意誠以進賢退不肖之權握於皇上而幹旋其間者惟在閣臣今大小臣工之賢者比比而去其所奉以去者皇上之明旨而票擬實出閣臣此閣

東林列傳 卷十三 三
臣所以不自於天下而攀龍所以有言也。若應宿之
言上無朝廷下無公論。臣竊意其妄有所挾而出此
疏入。帝怒弘濟黨救攀龍命降二級調外閣臣疏救
不聽。給事中吳文梓等交章救之。帝愈怒斥弘濟爲
民文梓等俱奪俸弘濟歸不及俟起用而卒。後逆璫
亦以黨人禁錮崇禎立復官贈光祿寺少卿孫纘持
字巨手有文名以志節顯

外史氏曰當東林初起時政府鑒江陵之轍輒以爲
黨每言於帝而帝誤聽之。凡有申救東林者亦卽以
爲黨嗟乎東林黨禍始於神宗末一二宰輔先種其
毒根至崔魏而毒大發也。若純父海舟兩先生已稍
露其萌蘖矣。至思宗朝旣不能用參苓芪朮以調劑
而益攻以巴黃砒石毒愈甚而命隨之悲哉。



而益交以四黃姬石毒愈甚而命謝之悲結
 亂其苗藥矣至思宗博雅不指用參苓其木以階
 毒壯至毒驟而毒大發也甚蘇交萬其南矣生百
 黨望平東林黨脈故其輔宗未一之率其
 其

東林列傳卷十四

江陰陳鼎定九輯一門人

沈霽載陽
全較

蔡世英偉人

明

孫鑰傳

孫鑰字文中餘姚人忠烈燧孫也父陞為禮部尚書
 鑰兄弟以進士高第先後列大僚而鑰獨恂恂若寒

素初授武庫司主事提督京師武學學中貴戚子弟都城游俠射獵者皆繫籍於中鑑宿知其弊當六年會舉之日一以文義爲去留比奏將上尙書欲易一私人鑑加持不可既退同官宋岳呼鑑曰立峰吾今畏汝矣寧有上官煦煦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立峰鑑別字也疏上留中同事者皆危懼鑑不爲動踰日竟下由此名大起遷職方員外郎丁外艱服闋補武選郎中是時世宗深居齋宮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惴恐鑑具疏極諫以泰二世宋徽欽爲喻盡發諸

奸與中璫不法事大學士徐階見之大詫曰痴也郎柰何輕批逆鱗哉會上病諸璫壅之不得達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司郎中陞南尙寶卿考滿入京時高拱以內閣攝吏部尙書見鑑欲北之鑑若不聞而去遷南鴻臚少卿萬曆初入爲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遷右通政再陞光祿卿張居正奪情議起疏劾不報復引疾歸居正歿以原官陞大理卿歷刑吏兩部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又改兵部陸光祖罷入爲吏部尙書當是時事權初歸詮部人情杌隉中旨

譙讓諸曹郎鑄俸削籍者趾相屬。鑷不爲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路遇閣臣。亦不避道。循光祖之意。加徑直焉。大學士張位積不能平。疏言會推大臣與議者。各舉所知。彙奏取上裁。以此欲撓吏部權。鑷覆寢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力申鑷議。疏繼上位益伎。而閣部水火矣。鑷在吏部。集思廣益。欣然舍己。意廓如也。時徵聘久廢。鑷獨廉一二篤行士於科名外。以維世風。如鄧元錫、劉元卿、王敬臣、王升、馮行可等。士論韙焉。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官故事。皆在正月二、三宵小。

輩爲閣臣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權。欲以決隙致潰。鑷與考功郎趙南星慷慨自矢。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於是南星首摘其姻婭。都給事中王三餘、鑷亦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干其私人。而城社之黨絀。當是時。大學士王錫爵假歸。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鑷知之。計疏先。一曰：上錫爵憤甚。合謀張位。而臺省以不得與聞。察事也。二恨交作。使臺省合謀。曰：拾遺吾職也。仍拾吏部耳。遂合糾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庭。

兵部主事袁黃鑪疏爭之政府故擬留用而給事中劉道隆劾疏至嚴旨詰吏部專權結黨已又責其回奏不認罪奪俸三月南星降秩外用淳熙等閒任鑪求去不允鑪又念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使遺患將來乃具疏申明職掌並乞骸骨又不聽又凡東林賢者盡疏薦之大拂錫爵位意焉既而都察院公疏救南星上大怒責其市恩於是左僉都御史王用汲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左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主事于孔兼員外郎陳泰

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戶部主事賈巖國子監助教薛敷教等二十餘人具疏力爭咸歸咎內閣而刺錫爵與位尤甚已而史孟麟陞吏科都給事中引疾不拜極論前事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連爭之皆不省當是時聚訟盈廷清流盡逐東林黨錮之禍基於此矣初陸光祖之在吏部也選郎王教以量移萬國欽事一司皆削籍政府欲假以立威懲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鑪罷而繼鑪者不久即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一槩留中而閣部之權益重惟二三

臺諫以口舌爲權衡驅斥異已而已觀於丙辰丁巳之察可爲浩歎者也。鑰請去益堅上遣中官賜養年上尊終不出疏十上賜乘傳歸踰年卒久之贈太子太保謚清簡鑰淳誠質行自奉寒薄與人循循如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三王並封議起諸臣岳元聲等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鑰率九列廷爭之錫爵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繼光祖而爲名吏部者惟鑰爲然子二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爭國本謫朝陽縣典史後至光祿卿次如洵癸丑進士

山東叅政天啓間逆魏擅權矯詔入東林黨中父子皆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肇基者也當其在吏部時引賢若渴東林正人濟濟咸登矣及其去位而清流之禍胚焉俾無張王之嫉忌則先生不罷而陸與純王忠伯輩再起與東林諸賢共佐朝廷太平之業未必不遠追文景也余故曰肇東林之基者先生焉

江東之傳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少為諸生性剛有大志萬曆五年賜進士授官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叱附馬侯拱辰於途貴戚斂手避之是時張居正初卒而馮保猶用事徐爵者保假子也居正素藉之以通於保居正死爵焰益張時乘驢出入東安門莫敢訶止東之行遇爵執其驢付所司即上疏陳爵罪歷言爵借馮保以作威福狀雖未明指保罪而實以撼保帝覽奏怒命錦衣衛逮爵論死尋以御史李植疏竄保於

南京先是江西巡撫僉都御史王宗載與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合謀竄殺御史劉臺以快居正之忿至是宗載協理都察院事東之露章劾之曰故大學士張居正輔理十年不爲無功但攬權太專設心太險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以致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御史劉臺論劾居正義正辭嚴其忠義之心不出趙用賢鄒元標等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并用矣李宗載前撫江西必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購其仇家代劄誣本遣人伴送來京

妄奏于應昌奉旨察審同心狐媚逼脅司屬捏報虛贓宗載復啗故江西巡按御史陳世寶以美官擬臺遠戍臺死潯州棺衾不備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之者宗載行之者應昌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誅之宗載謀害忠良當以首論應昌誣贓枉法當以從論疏入帝命戍宗載應昌於邊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堂上宮東之捧疏而升宗載迎謂之曰江御史何言東之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載失氣反走聞者

咸側目焉。小阿卜戶率百餘騎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掩其敗，瘞藏諸屍，詐以功聞。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朝議遣科臣勘之。帝素知東之，時方督屯畿輔。帝曰：「此行非御史東之不可。」命撤屯務，往將行。執政有爲邊臣請間者，東之指心謝之。至則盡得其掩敗詐功情事。顧未有左驗，乃間行關外，見新蒔蔬圃，疑之。命吏士發土，得九屍，屍皆中創。於是諸將叩頭服東之報命。分別降罰，坐死有差。御史丁此呂論劾居正。時科場事失，執政意吏部尙書楊巍奏劾。

此呂調外東之言，巍晚節不終，巧塞言路。且言輔臣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不樂此呂。有是疏，巍之劾雖曰巧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疏入不報，時民間多私自宮者，東之請嚴禁之。帝稱善。南豐知縣車大任以丈出餘田，要首薦東之，曰：「是謂竭澤而漁，百姓將由之困。」乃請改正新增虛糧田地，劾大任奪其官。又請蠲恤屯收近地，免守陵戶銀，力二差及禁皇親佔產害民諸事。帝皆嘉納之。時帝方追憾居正及保東之與同官李植，羊可立皆以論劾當上意，乃詔曰：「江東

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擢光祿寺少卿尋晉太僕寺正卿時居正保餘黨時復引繩批根中傷善類有劾李植者東之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臣安爲之黨而樂與之遊今若以李植與思孝中行等交往爲罪則植猶未若臣之密臣之罪重於植願先罷臣於是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吳定交章劾東之東之屢乞罷帝命中使至皇極門慰留之蓋異數也居亾何禮部尙書徐學謨爲帝相壽宮於大峪山大學士申時

行王之東之與植可立相繼論大峪山多石非吉壤忤執政意於是次輔許國訟言攻東之植可立等王錫爵入朝懼東之等交攻之也上入不平疏攻東之等於是帝意漸移遂左遷東之植可立三人東之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復劾欽天監正張邦垣相壽宮欺罔不報尋出知霍州以病免歸萬曆二十一年吏部郎中趙南星推用東之起知鄧州尋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甫三月帝親書旨付吏部晉南京光祿寺少卿尋召入爲大理寺丞進左少卿署大理

寺卿事南星與鄒元標創首善書院於京師奸人欲
攻之東之力排攻者乃止閹人格殺親衆而以其妻
當刑部郎議輕其罪東之嚴駁置重典獄上詔如東
之議而譴刑部司屬太醫屬范洋爲人通賄於選郎
蔣璠馨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以滅口東之以洋當
過錢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鬻官削籍時
方外計銓司欲出了此呂東之與思考以此呂素伉
直力爭之於是言者羣劾東之且嗾趙文炳自反其
詞謂劾時馨疏爲受東之指帝知其奸不問也東之

屢乞罷帝仍慰留焉執政慮帝終右東之乃乘間出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實放之也貴州素荒徼土
司安疆臣謀以新貴縣復爲貴竹司東之毅然折之
且得其納賄中朝諸狀疆臣懼而止又請設天柱銅
仁二縣改土爲流薦用能士朱梓等皆下所司行之
烏撒頭目阿備稱兵擁安效良求繼東之檄兵縛阿
備而許效良繼焉高寨苗剽劫新添衛東之檄兵擊
之斬首百餘級事聞賜白金播州楊應龍仇殺五司
五司轄黔郡東之募兵擊賊賊夜薄我軍殺傷相當

議者遂以輕發失事坐之東之撫黔三年爲科道京察拾遺詔令致仕去復以播兵事落職東之行至安慶患風痺抵家而卒東之爲行人時刑部郎中舒邦儒其同年也闔門疫死遺孤一歲人以疫故不敢過其門東之爲經紀其喪事自着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少納妾於杭得婁人婦還之不責其直人皆稱長者云東之歿後亦入東林黨中崇禎立乃復其原官

外史氏曰先生與李植羊可立輩負其才氣志欲不懼強禦以立功名彈劾侃侃論事風生要皆出於爲國家非有私也且其是非亦未有乖於正論者乃當時賊相必欲驅天下氣節強幹之士扇爲雷風水火薄射之形者何耶嗟乎社稷欲坵墟遂使此數賢終不得竟其志也

宋燾傳

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
巡按應天兼理學政時應天有劉天緒之亂天緒河
南人以白蓮教扇聚千餘人自相部署號龍華帝王
圖掠倉庫犯陵寢事覺捕治燾因上言自採權役興
民不堪命一夫振呼而從者響應况今北酋犯順邊
餉告急外有庚癸之呼內無度支之蓄萬一潢池弄
兵揭竿繼起誠所為瓦解之勢也宜及時發內帑之
金停無藝之稅克詰戎兵簡練將帥則內治順而外

防固矣時相朱賡不協清論而莫有言者熹上言大僚多缺百職不熙閭閻張於內邊竟憑陵於外四方盜賊水旱道殣相望而九閫轉隔天聽益高賢才鱗集者不用斥逐者不起使其壯者老老者死摧抑消磨之法士氣奄奄殆盡矣又言儉邪之輩習於結納以輒熟繞指爲伴食鎮靜其言侵擊輔臣於是賡上疏求斥罷帝優詔慰留然攻賡者繼起如陳于廷汪若霖輩至交章累牘皆自熹發之自此與宰相齟齬矣遂移疾乞歸築室養志與東林諸君子相往復

尋卒天啓間以鄒元標疏贈光祿少卿後以東林黨削奪崇禎改元乃復其官

外史氏曰吾聞父老云朱賡紹興人也爲相時大小九卿科道衙門皆以賄納其鄉人爲胥隸刺其巨細事以聞賡因之而要貨故富至八百萬久之根深蒂固胥吏皆得執持國政於是天子之權下移於賤隸而天下事壞矣前朝敗亡之毒實賡種之也其禍遺蔓數十餘年至我朝康熙初都御史董納奏除之然至今猶有影射者當賡執政時勢如猛獸負嵎先生

毅然攘臂而撓之可謂確矣

湯北京傳

湯北京字伯閔號質齋宜興人萬曆十九年進士授
豐城令廉惠甚著豐有三不在之謠曰銀不在庫吏
不在廨囚不在獄七年徵拜御史時稅璫四出橫索
至窘職官於死且折辱宗室莫敢言北京輒入告痛
言之一時吐氣而奸人希旨言興利者百出京衛百
戶王遇桂閻應隆請科直隸田房稅變賣高淳等縣
馬場可得數十萬又請海外貿易獻四十萬輒得旨
查勘北京土言以為東南漏卮至極通番禍變可虞

年來水旱頻仍閭里蕭條大非昔比富者貧而貧者流移何從取盈而得數十萬以駕虛鑿空之說爲焚林竭澤之謀人窮則亂獸窮則攫吳閭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南凋敝者至極以此昔年閩粵浙直之中倭皆緣土人通番起釁竭東南半壁之財力僅乃驅之朝鮮之役亦費國家數百萬倘邊圉稍有不戒臣不識太倉太僕尙能辦數百萬之費否耶教猥升木聞者寒心臣謂通番禍變可虞者以此乞下吏誅奸弁以爲言利者戒書上其議寢已巡視西城有中使

三人塗辱侍郎敖文禎詰之則鄭宮使也北京露章劾處發配金陵貂璫肅然自是北京直聲震朝宁巡按宣雲復上言宣府大同名爲兩鎮地實彈丸今旣設稅監復有礦監已激成廣昌之變宜一切罷免不報而守備皇陵內豎李浚指盜陵木啖居民無虛日北京密陳之浚偵之亦誣訐永寧軍人盜木冀軋北京朝廷遣科道臣往勘乃得白尋按福建還掌河南道管內諜復按順天北京所至有胆決不避權貴風力錚錚而先是宣雲之役北京誣旣白而軍民被逮

者數十人浚必欲殺之以杜口魚然愈甚北京疏其惡貫已盈中外怨恨狀帝震怒責浚長跪三日其下鷹犬皆杖配被逮者悉放還會廠監盧受其黨豪橫蔑法都人知北京能持法訴其狀受惶懼無措令其客來謁因說曰君少節意寺卿在我耳北京笑曰三公不易介者何人而敢以嘗我卒堅執不少貫又嘗叅稅監馬堂是時諸奄無不繫斷恨湯御史然憚其公正莫可抵隙以是得伸其志福王之未之國也羣臣屢疏不得上通北京倡率科道官伏闕叩請疏乃

得至御前大抵言祖宗之制莫重分封未有親王既壯而久居京邸者臣等伏讀高皇帝祖訓有曰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今福藩已鼎建天中而陛下不俾之啓行何陛下之愛福王異於高皇帝之愛其子孫也夫食洛食瀍十年十世此福王之家也千里邦畿萬國朝宗此非福王之家也期在明春之詔臣等信陛下之有成言乞勅下早諏吉日以襄鉅典未幾福王遂之國寢奪嫡謀叩闕之力居多焉初北京掌河南道日與孫丕揚曹于汴同理京察爲萬曆

之辛亥時黨事起附東林者曰淮秦李三才方爲淮撫而王圖秦人也與東林相難者曰崑宣崑山則顧天竣宣城則湯賓尹曰四人者皆希望枚卜而其徒爭擁戴之是年主察者皆東林而湯賓尹金明時等皆被察於是明時秦聚魁等上書詆斥北京諸人喧呶不休二百四十年以來察典之撓亂所未之有帝亦平處而已丕揚圖于汴相繼去北京尋奏論吏部尙書趙煥擅權因挂冠歸未幾卒年五十二贈官太僕卿天啓間北京死垂十年魏忠賢之黨追恨之列

其姓名於東林黨人與宋燾曹于汴江東之史記事劉憲寵魏大中章嘉楨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榜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果東林之前鋒也當神宗之末闔璫其熾矣非其伐之於先則忠賢九千歲之稱不其易而爲萬乎楊左諸君子繼其鋒以身家性命摧之而逆黨始不敢遽爲莽之篡奪否則熹宗之鼎早屬趙高矣

嘉禎字元禮德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

丁憂歸起補當塗會歲大旱鄰境蝗飛蔽天將及當

塗嘉禎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邑獨有秋民有治地

得金穴者金皆鑄嘉禎字因持以獻且曰天賜公也

嘉禎取金熟視之謬曰此文乃嘉祐固宋物也令籍

入庫悉作正供以勉民力御史喬璧星按部至索行

幄嘉禎以歲飢民貧不為具璧星怒夜宿太平驛見

驛中設位祀嘉禎召丞欲撻之丞言令有德於民民

章嘉禎傳

章嘉禎字元禮德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

丁憂歸起補當塗會歲大旱鄰境蝗飛蔽天將及當

塗嘉禎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邑獨有秋民有治地

得金穴者金皆鑄嘉禎字因持以獻且曰天賜公也

嘉禎取金熟視之謬曰此文乃嘉祐固宋物也令籍

入庫悉作正供以勉民力御史喬璧星按部至索行

幄嘉禎以歲飢民貧不為具璧星怒夜宿太平驛見

驛中設位祀嘉禎召丞欲撻之丞言令有德於民民

皆設位奉祀何捷丞爲璧星趣取驗丞出食頃擔囊負捆而至皆民所奉嘉禎祠版也璧星大感動乃特疏薦之都御史海瑞亦以治行第一薦擢兵部主事調禮部復調吏部歷文選司坐會推閣臣事削郎中顧憲成籍嘉禎降羅定州同知解職歸居十一年起南京刑部主事遷尙寶司丞奏言微臣幸荷賜環同僚尙在遺佚乞將遷謫諸臣鄒元標等九十八人廢棄諸臣范雋等一百十人悉賜錄用而謚孟化鯉顧憲成等以慰幽魂不報再進右通政四十五年京察以忤御史劉廷元借拾遺被劾遂降級調用天啓元年補兩淮運判三遷至大理左寺丞卒旣亦以黨人劾奪云平生負經濟大志所學亦純粹爲權奸所阨未竟其用士論惜之外史氏曰先生東林之赤幟也雖所上之疏不報而諸賢爲權奸阨抑者皆有起色矣自後正人得立於朝不可謂非先生一疏之力也



崔景榮傳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
 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
 再按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載晉太僕
 寺少卿甘肅地當河隴三百距邊時邊欵久戰具粗
 備諸將多婚敵自固景榮悉劾罷之請令土兵統以
 土官練鄉勇番部統以宿將捍外患敵入番拒於外
 我應其內不以小小順逆定功罪著為令火落赤入
 臨洮越渭源去鞏昌四十里景榮張燈乘城賊知有

備引去播州之亂起李化龍總督八路景榮以巡按
監軍大帥劉綎吳廣輩故健鬪然素驕蹇綎使人馳
金幣至景榮家爲太公壽景榮上疏論劾闖軍股慄
進兵逼龍岡賊僞降冀小緩景榮劾治吳廣責戰益
急卒平播州或言播平賴安氏力居多宜以播地俾
安景榮不可會化龍憂去景榮爲善後計請蠲蜀一
歲租并卹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叙監軍功景榮
悉去之以太僕三年滿擢都御史巡撫寧夏諸將吏
夙聞景榮按河隴狀咸震懾銀定素驕歲入掠諸部

屬陰爲之導適犯六羊河口景榮親督戰破之因議
革導賊諸部賞諸部俱請與銀定絕銀定旣失導剽
掠無所得亦叩關求市景榮故難之令倍送丁口自
贖嘗念寧夏歲市費不貲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
其後佐兵部延鎮吉能等挾欵求補市巡撫以一年
兩市請加駁寢之卒亦無他變歲省金錢十餘萬四
十五年入爲兵部左侍郎署部事皇親鄭養性襲父
左都督駙馬都尉侯拱辰子昌國乞恩授都指揮使
已得請矣景榮以恩施太濫引祖制再疏諫止又言

東林列傳 卷十四 三
邊事不宜專用債帥頃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蕭大亨
爲兵部武選職方明以賄爲次第凡都司守備各官
負債皆數千計請行禁絕從之總京營戎政改吏部
以疾辭六上疏不得請於大明門叩辭去踰年起宣
雲總督召還晉兵部尙書時邊事寢劇羽檄紛馳封
事日數十上力疾題覆會遼瀋陷熊廷弼王化貞議
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爲言官所論御史
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
年十一月特起爲吏部尙書當是時逆璫魏忠賢盜

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尙書趙南星卽家起景榮欲
倚爲助比至璫飾巨宅以待景榮不赴移宿火房錦
衣帥田爾耕來謁辭不見帝幸太學璫請先一日聽
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
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不行俄傳政府及
六曹集議事景榮曰吏部事與司禮無涉非戶工各
曹比璫恚曰彼謂吏部無弊耶孫承宗督師關門請
入賀聖壽面奏機宜璫黨謂承宗將清君側矯旨促
返鎮崔呈秀徐大化等連章論劾下九卿集議景榮

訟言曰關門非承宗不可於是嚴旨趣視事楊漣左
光斗之被逮也景榮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坐邸中
三日力促之廣微不得已具揭有旨切責廣微惧以
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特疏
叅景榮有云景榮身爲冢宰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
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糾張鳳翔之盧謙
何以久不登啓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
相賣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
久不聞劄奪也且東林之人輦金數十萬托李孔度
爲奸細陰謀翻局何可不問御史門克新復叅景榮
主調停之說媾奸邪而邀後福景榮遂削籍爲民崇
禎改元用廷議復原職遣官存問四年卒贈少保景
榮去官時慮璫禍未已妻王爲製服藏醢已亦密置
毒奩中幸得免天啓中稱清正冢臣惟景榮與趙南
星云

外史氏曰當逆璫煽虐之時所畏者正人在朝耳故
去高邑而進長垣以長垣可以柘園而爲吾徒也孰
知長垣又一高邑耶此倪文煥之誣叅刻不容緩焉

嗟乎先生一去天心可知矣

夫高世而... 其所以... 而...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其所以... 故... 故... 故... 故...

劉憲寵傳

劉憲寵字抑之慈谿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奔父喪

回已復丁母憂不御酒肉不處內者六年始就廷試

授吉安推官郡多賢大夫憲寵悉與之交相砥礪以

名節御史巡方者知其賢每携以自助所部太和萬

安二縣多兼并郡守汪可受欲行丈量法憲寵已取

為鄉試考官矣力辭之任丈田事田乃得均決獄意

至平反然法之所在屹然不移行取授虞衡主事改

禮部儀制司遷員外郎管冊庫凡藩府之請名請

封必致餽始得憲寵悉却之疏朝至夕覆事無留難胥吏聽令而已代王欲廢長立幼力持之遷本司郎中皇長孫生條上諸禮儀一依皇長子例所以陰衛儲宮者其慮甚遠以聖母徽號禮成超擢光祿少卿不樂仕乞冊封之差以歸家居十餘年熹宗踐祚起原職遷太僕少卿右通政念加派之害疏乞蘇民困以弭盜源語極愷切溫旨令設法具奏乃上言鹽法屯田鼓鑄三事其言鼓鑄欲大小錢兼行大爲母小爲子錢多則用母而以餘數用子錢少則用子而以

整數用母其說甚具時不能行遷南京太僕卿乞假歸未幾羣奸用事御史袁鯨劾之革職憲寵天性和粹而操行廉介服食無異寒士鄉邦重之時小人撰同志諸錄以害東林清流憲寵預有名故被劾也卒年八十四

外史氏曰小人之害君子也恐君子得志而不容耳若先生者謹慎自持所謂狷者是也奈何亦見忌於小人也耶

江秉謙傳

江秉謙字兆豫歙縣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鄞縣知縣地濱海聞民漁於海者遇風舟壞邏者誣爲通洋繫縲數百人當事者將白於朝秉謙執不可三駭三覆卒平反焉入拜山西道御史巡視光祿歲省費無筭天啓初魏忠賢設內操大學士沈淮助之募兵都下中外危駭秉謙首率諸御史劾之廣寧陷言兵部尙書張鶴鳴經撫失職樞臣何得蟒玉行邊坐忤謫外尋落職爲民皇子生詔建言者皆復職忠賢卽

秉謙不得與後楊漣劾忠賢亦以錮秉謙爲罪云未幾以疾卒與友人訣而歎曰吾願生平不負所學爲令不負地方爲御史不負朝廷所願不遂命矣夫崇禎初詔復其官

外史氏曰兆豫先生以強項忤璫遂禁錮終身賣志以歿海內惜之然不至如楊左諸君子慘死詔獄余猶以爲之幸也嗟乎明之氣運適逢陽九百六之厄正人君子不遭荼毒以死卒不享其天年者何耶嗚呼三代以上義理之天耶故人得以義理主之耶三代而下氣數之天耶卽天亦囿於氣數之中不能自爲之主耶雖然忠孝節烈禮義廉恥此八者挽回氣數之資也吾人寧具此以與氣數之天爭不可舍此而隨氣數之天瀾倒也夫

東林列傳卷十五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霽載陽

全較

蔡世英偉人

明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湖廣江夏人萬曆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才氣高朗博覽群書與寧波沈一貫相

東林外傳 卷十五
左功名遂以坎壈終一貫者正域館師也正域服闋補原官不復執弟子禮郢之又一貫之戚全中允爲曹給事所糾一貫疑機發於正域東事起用師三年上遣郎中丁應泰視師發一貫私書應泰正域所善也其疑益深時正域克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子五年不離講幄一貫平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居二年陞詹事府詹事儲講如故尋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踰年回部攝部事正域在部諳典故惜名器堅執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曹部務爲

之肅然時歸德沈鯉爲次相聲望實出首揆上正域與鯉交相善也一貫愈恨之然正域在部每事與一貫忤孟夏朔日食值廟祀正域言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廟享又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則斷以聘儀遭喪入境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又夏至陪祀諸臣托疾不至則言祀事不虔由上久不躬祀所致宜下詔勅勵羣臣日食之占曰日從上食君知佞臣

安心用之。以亾其國。一貫怒。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當叅。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叅。我能救。毋恐。一貫聞之而止。兩淮奄稅。魯保請專勅關防。兼督浙江織造。鯁持不可。而一貫擬票兼予之。正域曰。改造礦稅別名也。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上顧司禮太監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官。一貫疑有內援。益比而孽之矣。秦王爲其庶子。請封世子。正域堅執不予。又請封郡王。又不肯覆。一貫使大璫以上怒脅之。不應。

勝示部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毋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錢皆不效。而恨之者刺骨矣。謚議起。故大學士呂本名在議中。一貫與朱賡曰。吾在誰敢奪正域曰。敢奪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鄒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不下。而謚議不果行。正域之與一貫相枝拄者大端如此。而其他未可悉數也。楚宗人華越上書告楚。

王非恭王子有邾滅郟之嫌王大懼輦金走闕下使人私於正域幸毋窮楚事願以餽首輔者餽公正域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急楚宗人口語嘖嘖謂郭侍郎爲王地則須其歸以鐵椎椎其首褻其廬耳正域詣一貫請勘一貫以體訪固拒之及楚中勘疏至假王頗有端正域持議益侃侃諸爲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嗾王飛章論之正域抗疏申辯以王餽金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村而妖書獄起妖書者爲東

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初得之謂牽連宮楚甚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一貫私人聚族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可一網盡也以楚事附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贖而以妖書証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於是一貫從容爲上言是書也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挑動上怒而御史康丕揚奏曰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中錢夢臯奏曰首相一貫不主楚書則妖書不出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某

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一貫乃擬旨寤治務得真賊并勒正域以楚事聽勸初荆門州故同知胡化恨州官阮明卿誣告妖書實出其手事下刑部夢臯等喜急告尙書蕭大亨胡化與正域同舉於鄉正域在楊村尙私至鯉邸其機不可失也大亨讞化使引二人化大呼曰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沈鯉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媼人卽斬胡化之頭亦不能誣人蜀犬者斥夢臯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上曰誣也盡釋之而

東廠捕得妖人皦生光上意卽以此定獄一貫意未厭揭請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枉請少緩則賊之父于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正域與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上怒謂丕揚阿庇反賊而獄益急於是不揚與提督陳汝忠捕布衣沈令譽名僧達觀且榜且死卒無狀又以風影牽連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郎中王士騏皆削籍次相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戶闔不敢晝啓楊村並岸重圍擊柝囂呼徹晝夜喧傳上遣緹騎逮正域迫使自裁正域笑曰大臣有罪

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屏草莽。意豁如也。汝忠又盡械。正域僕隸。影拷竟無所得。及會審。生光以鍼刺其妻妾指爪。令引正域。皆不肯。生光坐篋輿中。瞠目視。丕揚夢臯罵曰。死則死耳。千刀萬磔。自當之。奈何使我奉沈相意。陷郭侍郎。左都御史溫純。禮部侍郎李廷機。越席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北京。沈裕。皆力爭。東廠太監陳矩歎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域旣去。御史史學遷勘楚事。其寃大白。一貫卒不爲清議所

容。乃拉次輔鯉同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劫王人。殺巡撫三十餘人。駢首就戮。然後知正域當日之力。請行勘。非刻也。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廷機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正域匿議單不上。正域不辯。廷機奏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止。妖書獄急。一貫意甚銳。翰林唐文獻。楊道賓。周應賓。陶望齡等。正告一貫。郭侍郎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揮杯茗酌地。以子孫爲誓。文獻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

有意瓜蔓。何以對天下後世。一貫色沮。獄漸解而蕭
大亨欲脫生光而坐正域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
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盡當抵償。不
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拆戶部
尙書趙世卿柰。何附權相以害正人。世卿力言於一
貫。一貫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薰天。障日而
詞臣散僚。引据名義。岳岳不稍鯁。避如此。則正域之
不死者天也。正域貌不踰中人。然英氣勃發。有胆智。
敢言任事。在講幄。皇太子午夜出講。天寒。爐無宿火。

正域大言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
輩三四措大。承乏禁廷。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
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爐火郁然矣。及爲祭酒。條
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真才。
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等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
之孫。魏國之婿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
扶之。候家奴數百。踴邸門。思逞而寧遠。魏國盛氣。懇
正域。正域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
習禮亦國子生耳。安得褻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

先師扶國子生非以學錄挾都督也卽上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詣門交謝而罷留都公卿制於臺諫之口臺諫所善卽恣肆無敢問太學生李文政爲陳御史幕客以收責繫司徒役人數十於兵馬指揮獄中立取而置之法其在禮部回葬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旁正域疏奏上遽命承運庫予之闡化王遣僧入貢例予鈔市猾昂鈔之直彝人病之傳語主客卽以錢易鈔而遠人歡常熟諸生試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言人衆法所不及正域曰恃衆犯法長此

安竊盡勒一縣諸生不得預試而倡亂者盡以三尺從事其長於政事又如此歸田後嘗乘小舟往來東林以十三經補註商於顧憲成昆季而得程朱主敬之學遂視富貴如浮雲與兩京權貴不遁一字焉然望益重海內冀其旦夕柄用萬曆四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天啓初奉光宗遺詔加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五年逆璫以正域爲東林黨矯旨削奪思宗初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黃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書妖書始末

十三經補註凡若干卷

外史氏曰聞之父老云萬曆中天下豐稔斗粟值錢三十文凡民間日用布帛食貨其值甚低弗昂也四方太平兆庶富足子弟皆知向學及東林講學興而四民皆重名節尙禮義士大夫以廉潔爲高雖奸臣如沈一貫張位朱賡之徒嗜利好貨鼠竊狗偷然有郭侍郎輩忠良在朝惟恐其或知之清流之議卽隨於後也嗚呼端人直士朝廷豈可一日少哉夫通判佐貳之卑員也敢於面折尚書可以想見當年氣象矣

孫丕揚傳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人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視居庸關復巡按順天景王之國中官倚勢爲奸沿途繹騷用術箝制之暴璫屏跡嚴嵩子世蕃伏法詔丕揚往籍其家再巡按廬鳳淮揚奏釋無辜藩王於高墻勢豪殺人莫敢誰何一訊得其情憫其無子令娶獄中生子後竟致法焉人服其丰采莫敢犯也隆慶元年引疾歸再起原官掌河南道三朝覲考察再掌京畿道刷卷時大

學士高拱復起當國專而橫疏糾之拱怒擬旨切責時丕揚已遷大理右丞矣給事中程文摘其巡按順天時事誣以罪回籍聽勘丕揚慷慨語曰世無百年不死之宰相亦無一日不白之是非何須乃爾羅織然希拱意竟奪官萬曆元年起原官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齟齬丕揚者時猶爲井陘兵備跼蹐無以自容丕揚笑曰無恐有善政吾仍薦汝其人感激自奮後竟薦之丕揚以拱故瀕死然見拱所行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屬吏言稱高先生而不字也其虛

平若此居官嚴厲雷動風行郡長吏惴惴畏法爭爲廉潔以自售居任三年增紫荆關沿邊甃樓三百六十座石墻一千九百餘里以功陞右副都御史先是張居正欲使丕揚爲大璫馮保建坊丕揚曰內官有何功德因峻拒之由是忤居正意給事中陳三謨劾之有旨南京別衙門用旋丁父憂家居十年起應天府尹南都風俗華靡諸曹郎侈爲宴會聞丕揚至皆減騶從屏音樂人以方之楊綰尋陞大理寺卿歷戶部左右侍郎以不合於時力求南轉陞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中途引疾歸十九年冬起刑部尙書甫之
官卽請清理天下冤獄又上約束郡縣省刑疏是歲
減天下繫囚之三劉東暘等拜作亂上入蜚語逮治
總督尙書魏學會不揚力辯其誣又奏減左通政穆
來輔兵備隨府等罪又白慶府受害之由與慶妃死
節之苦公論寘之內璫項龍殺人懼罪逃入大內不
揚曰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
上失可乎遂特捕龍上降旨委曲命以龍姪爲首不
揚仍戍龍不少假借上聞亦歎曰孫不揚忠臣二十

一年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不視朝臺章陵春不
揚上疏釐正臺規其略曰天下之澄清治法與治人
而已御史者分任澄清之人都御史者總持澄清之
法者也故四方體統欲正宜首革臺班之因循以爲
天下先百僚法紀欲齊宜先釐臺規之參差以爲百
僚倡臣不敢遠舉如今掌河南南道御史風紀總會也
相習爲乍長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具瞻也相習爲
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內首善也相習爲季易月
易矣欲望澄清疇其任之臣舊臺臣也猶能記憶舊

東林及傳
卷十五
章大約掌道之任使宜專巡按之舊貫宜仍巡視之責成宜久三者行使在內者不敢以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爲耳目民社之托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清吏治可漸觀矣時上嚮用之意專丕揚又高自標置不苟言笑諸御史入謁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明年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尙書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托丕揚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

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竅者爲令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又申會推之法上曰用人卿職也自今以後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若列卿推舉不當

者即與糾正毋徇私罔不揚受命益得行其志無所
 屈撓明年外計人服其公初沈思道欲佐銓閣臣
 張位復慫恿之不揚不應於是大拂張沈意嗾御史
 趙文炳論劾文選郎蔣馨覬以撼不揚不揚疏爭又
 御史丁此呂向以建言得名左遷山東叅政在任不
 職有揭其罪於不揚者按籍黜之而此呂之黨惡不
 揚不揚以原揭進上大怒逮此呂付詔獄戍邊於是
 江右官於朝者惡不揚沈思考浙人也素持論與不
 揚左浙人亦惡不揚張位與此呂同邑庇其鄉人亦

惡不揚於是志曰惡我者位主之也乃抗章求去並
 紉位弄權結黨上右位而紉不揚遂以太子少保引
 疾歸林居十四年復起為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年已
 八十矣白首出山天下想望丰采然性少容過於慙
 直入朝首薦呂坤為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
 時內外缺官不揚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
 具疏言臣以八十之年豈復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
 欲盡忠萬一今朝署俱空叩關無路國家亦安所用
 臣乞仍賜放還以遂首丘之願大學士葉向高亦代

東林列傳 卷十五
三
爲請上報曰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國家多事豈
可引疾求去補官諸疏當卽檢發丕揚復起視事時
部所推選旣不能卽邀上旨而諸臣候命動淹歲時
曹事盡廢乃以便宜使外吏俸深者盡署諸曹借俸
辦事中外稱便上聞亦不罪也萬曆三十九年大計
京官丕揚主察佐之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
院事王圖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吏科都給事
中曹于泮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當是時宣浙結
黨相攻東林有必不並立之勢攻東林則以顧憲成

李三才王圖爲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王紹徽劉
國縉也方察典未舉史紀事有大亂將作直發羣奸
逆謀一疏已爲黨人側目及察事旣行御史金明時
居官不職意逃察典特疏攻圖及其子淑抃而譽丕
揚與王國以間之於是于泮兆京投揭吏部謂明時
要挾丕揚遠聞於上然所謂要挾者不過前疏所云
未嘗誣丕揚也秦聚奎有捨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
冤力攻秦人舉朝大譁弘綱意主調停衆又謂其首
竄兩端失大臣體及明時疏三上再犯御諱削籍聚

奎閒住而不揚所黜湯賓尹徐大化劉國縉張嘉言皆賍私顯著王紹徽喬應甲樂和聲等以黨魁皆出爲外吏於是攻東林與秦人者並起爲難迨察典畢而王圖去丕揚與弘綱累疏乞歸不聽明年二月丕揚掛冠徑去葉向高力言於上乃降溫旨馳驛回籍丕揚去而羣奸用事下已之察東林盡逐國事愈不可爲矣四十二年丕揚卒年八十三踰四年給祭葬贈太保天啓二年謚恭介旣魏忠賢指爲東林黨人削其籍崇禎初詔復之

外史氏曰叔孝先生以老成持重之賢立於朝廷衆小雖欲戕賊忠良猶有所憚也及先生去而小人熾矣於是攻東林逐東林殺東林者無虛日而國事大壞廊廟空虛矣悲哉余讀山左王氏村穎錄載丁此呂叅政山東時多不法丕揚去之人皆稱快考此呂居言路時頗稱伉直其黨不察反惡先生輔臣張位又以此呂故從而忮之以故宣浙黨人散謗載道遂成市虎然先生實清流之主宰也

馮琦字用韞遼東廣寧衛人幼穎異絕倫嗜學甚苦嘗翳燈帷中默讀竟夜凡古今掌故經濟事宜無不通其條貫年十九登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會典成陞侍講掌文臣誥勅以爾雅重一時尋補日講官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琦與交河余繼登私計謂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獻其忠乃援古誼傳時政冀有所感動陞左春坊左諭德二

馮琦傳

十年陞少詹掌翰林院事年未四十請假歸三王並封議起移書大學士王錫爵謂長不可爲而嫡可爲萬一冊妃爲后則嫡庶難倫引世宗方皇后事爲証錫爵悟以三誤自劾事乃寢明年假滿補原官再陞禮部右侍郎時礦稅事方殷而災異叠見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縣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座琦乃勸上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畧曰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

商皇上戒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其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彌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卽所云遍解天下無礙官銀無礙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繁正額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從得之此令一出不但指有礙爲無礙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克進獻及至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虛空間

聞凋敝。又如仇世亨奏徐龜掘墳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物入官。未有罪狀未白而先入貨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此風一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百萬。奸內生奸。例外成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患其日增。不致民窮財盡。釀成大亂。不止。疏入。不報。以病歸。旋丁父憂。起補原官。纂修起居注。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轉左侍郎。主外計。人服其公。又辯魏允貞之誣。每月揭官俸最深者於壁。以次推補。卽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前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遂杜。琦在吏部。知無不言。其請而得報者。如增浮躁之條。

與降調郎中王允光。議處饒州通判沈榜。及請建儲行冠婚禮。他如救顧憲成。趙南星。薦鄒元標。馮從吾等諸疏。卽不得報。而事因以正者多也。又如中使誣撫臣魏允貞。高宗妄薦陳性學爲巡撫。皆和悅而諍。亾何文選郎以推欽降官。觸上怒。琦攝太宰。具疏謝罪。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報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

復霽吏部之得請者僅此是年陞禮部尙書時冊立
詔下期迫司設傳經費不給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
與爭會其弟馮瑗輦遼餉四萬出都卽追回給司設
而冊禮成聖躬不寧諭停礦稅已復欲必行琦與同
列合奏謂聖躬由病而復安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
光而復晦臣等所共惜也臣願省思慮以養神平喜
怒以養性盡罷礦稅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奏皇
上御極三十餘載青宮與朱邸同開太子與四王並
冠此古帝王難並之完福也惟天爲能降福人主受

天之福無可酬答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所謂
報耳乞親行郊祀於以受天祉祜陝西黃河竭琦請
修省盡撤礦稅召回中使又重今天下最爲民害者
遼東高淮淮上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
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乞照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
管事務併就近內臣廉慎者理之又中使邢隆請給
關防勅書琦奏一事輒用一印恐印文愈多稽查愈
難適以召奸竇而滋擾也執奏甚力上不能難至以
御前牙關防給之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

東林及傳 卷十五
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
郡王以待嫡琦執謂此濫觴不可啓屢奉旨趨議報
終持不上又士子藝文詭異不經臣下章奏冗濫無
法乃疏正文體不得雜用釋氏語章疏不得妄引浮
詞詔從之寧夏卒訂琦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
決水苟善用間賊當自潰卒如其言尋病篤十六疏
乞休不允卒於官遺疏發章奏補缺官爭羣臣收人
心而又終之日前代欲爲堯舜者在累積其所不足
陛下欲爲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陛下奈何憚一

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疏奏上
爲哀悼贈太子少保謚文敏琦操守清正不自炫耀
有清畏人知之意持論最爲和平忌矯激歿後至天
啓朝逆璫魏忠賢肆虐謂其專與中官爲懟削籍追
奪入東林榜中昭示天下崇禎改元乃復其贈謚所
著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紀及北海集四
十六卷

外史氏曰嘗稽之史冊凡國家好利及用僉人族類
未有不亾者也他朝姑置勿論如元之末年皆用蒙

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下屬始叅曰見面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索貢曰追節錢上元曰花燈錢端陽曰蒲粽錢中秋日月餅錢重陽曰萸糕錢冬至曰餛飩錢除夕曰壓歲錢每事需索曰常例錢出巡而經其道曰過山錢下郡縣曰長夫錢初到任曰墊衙錢勾追曰齋發錢獄訟曰公事錢坐衙審斷曰鋪堂錢吏胥需索曰東道錢轎馬錢舟楫錢飯食錢供應錢開手曰紙筆錢管家曰幫襯錢轉桶曰利市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缺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肥曰好窩子漫不知忠君愛國之爲何事蓋蒙古旣不讀書而性又最貪末年多用之故壞也至於明末則用內官如礦使稅使監軍之類出則惟錢是索誠如先生所言朝廷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戒勿撥置而撥置愈多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也有天下者其思之哉慎之哉戒之哉毋惑乎小人而好利也

東林列傳卷十六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王圖傳

王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徙耀州舉萬曆十四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在史館頎然以公

東林列傳 卷一
輔自待時秦人布滿九列而圖兄弟尤矯厲特起與東林相倡和南北黨部之萌從此起矣圖守檢討十五年沈一貫當國有妖書之獄圖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諫一貫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府少詹事久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前後服官自宮坊歷亞卿皆不出詹翰資望最淡萬曆中年黨論滋起王家屏沈鯉之後資地相偪謂可紹二人而大拜者咸屈指郭正域劉曰寧竝圖而三正

域逐曰寧逝物望漸屬於圖而小人之側目滋甚當是時孫丕揚爲冢宰秦人也圖又秦人羣小忌而謀間之三十九年京察羣小造爲假書以撼丕揚謂福清當逐富平耀州繼之秦脈漸盛於是紛爭遂起又顧憲成馳書救淮撫李三才或嗾丕揚發單諮訪廷辯淮撫是非以爲鉤黨之計圖詫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知其所由解皆恚恨移而攻圖圖又與祭酒湯賓尹隙御史金明時素不職欲逃察典飛章首攻圖圖抗疏辯而劉國縉繼之

東林列傳 卷十六 二
鄭維芳又繼之秦聚奎且言今天下大勢惟有秦人而已更無皇上也論今天下人情惟有趨附秦人而已不知有皇上也祖宗二百年來考察大典本憑以黜幽也而秦人借以發抒私忿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太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借以壓伏人言又云王圖因明時鋤破其入相之路啣之刺骨至今而明目張膽扶同排陷夫沈一貫雖陽施陰設猶有憚天下公議之意圖則并此心而無之矣圖杜門求去上不許仍令主計事賓尹竟以不謹罷劉國縉徐大化

張嘉言亦罷喬應甲王紹徽樂和聲外調明時聚奎落職諸附湯見黜者聚族而求逞於圖圖求退益堅言者持之益急乃抗疏別白極論賓尹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之故移疾出國門求去疏前後二十上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訌羣小用事以拾遺中圖當時主察諸人竝罷而前局盡翻矣泰昌元年光宗以講讀舊勞廕一子天啟二年起原官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逆闡難作削籍家居七年卒兄國萬曆五年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子淑汴萬曆三十五年
進士初授寶坻知縣卽金明時所糾縱子納賄養交
者也官至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坐圖罷官削籍
崇禎初詣闕訟父冤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諡文肅
外史氏曰萬曆朝之小人何其多也不知祖宗何罪
於天而天生此林林總總之奸邪以敗其國耶彼小
人者喪其廉耻腐其肺肝惟知有富貴利祿而不顧
朝廷宗廟社稷罔惜忠良身家性命毒於虎狼矣則
之先生方以公忠盡國而虎狼輩必欲除之而後快
嗟乎先生至今墓草猶香白骨尙生而攻先生者天
下後世無不唾之罵之徒遺臭於千古已耳

李三才傳

李三才字道甫陝西臨潼人後移家畿南之張家灣
舉萬曆二年進士少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
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允貞爲御史抗論閣臣張四維
申時行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張居正覆轍嚴
旨謫官三才以戶部郎論救亦降東昌府推官自此
聲名籍甚其在山東治尙威嚴擒捕大猾根株必盡
二十年後民猶思之累遷督學卿貳二十七年秋以
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再加戶部尙書是時

朝政日弛朋黨角立播州朝鮮次第用兵礦稅四出黃河決蕭家口三才獨厲風裁以聲名自高因上疏曰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辨之早也臣自束髮登朝正陛下臨御之始郊廟必親朝講不輟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亦一時之盛也自火酋內訌而國費侈矣哮拜外叛而國用匱矣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謂朝鮮貢獻邑也唇齒勢

也爲屯兵鴨綠以爲聲援可也爲收復王京因而奏捷可也爲危亾不保卽郡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夸奪有限之儲胥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於中國何益哉如曰彼我衛也不救非以爲仁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亾我隣倭也不救非以自保今九邊盡鄰鹵矣如曰彼風志忠順也取之非以爲義然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失計之一矣未幾而播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妻也此土酋之常耳土酋之事中

國不治也。計不出此，欲繩以法，始而議勦，繼而議撫。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習見我如斯也。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跳梁之志，陷我城池，戮我軍民，刦我職官，奪我疆界。於是六郡之師以臨之，雖天贊其決，旋卽殄滅，而殺傷糜費亦略相當。其終之勦是也，其初之撫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失計之二矣。乃天不厭禍，茲者黃河又決，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安危，天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泐河恐終不

足恃。漕運終不可濟。京師萬衆，仰屋待哺，卽使化沙礫爲南金，變瓦石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於民而民不堪也，取於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此一役國家之安危，治亂也。夫前之失計如彼，今之大患如此。卽今太倉無二年之蓄，九邊有終歲之饑，小民皮骨飽於豺狼，四海脂膏填於帑藏，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爲安，易亂爲治，無如前日奉傳聖諭矣。故礦稅旋

復臣不必言弊政當罷建言終斥臣不必言忠良當收無辜復繫刑法當改臣不必言蓋聖心原無不照聖旨原無不周故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所以致亂之機如此陛下試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思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嗇在一念利在天下屈在一時伸在萬世肝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此猶救時良策尙得

其半者也不報先是中人出筦礦稅橫行恣睢陳增在淮尤無狀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爲同盜捕而捶殺之移牒於增增莫敢誰何已又盡發其奸入告且曰陛下愛珠寶民亦愛溫飽陛下憂萬世人亦戀妻孥陛下欲黃金高北斗之積而不使百姓糠粃充升斗之儲陛下欲爲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夕之謀試觀往籍如此政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及至於亂珠寶不啻糞土積累散於一朝悖入悖出失衆失國

東林列傳 卷十六
每誦斯言心寒鬼散可畏也。疏入又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疏亦留中，乃自劾求去。上竟允之。時三十九年二月也。一時南北臺諫交章，保留御史史學遷疏尤切至，比其才於管仲，皆不報。三才有姿貌威容，敢言負氣，淮揚爲南北衝賓客所過，傾心結納，莫不爭赴其庭，牢籠駕馭，中朝舉動朝發夕聞。上終用其言，罷去陳增、東南胥，得安枕。功高名重，頗見汰色。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忌者疑爲推戴三才，於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徐

兆魁、喬應甲等劾其贓私數百萬，出死力相攻擊。三才盛氣陳辯，不自引去，而顧憲成自林居遺書閣部力爲洗雪。於是言者又乘間并攻東林物論，糾纏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禍移於國家矣。方王錫爵之再召也，密疏言上於章奏一槩留中，不過鄙夸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臣下以此愈囂，疑鬼疑神，甚非國體。其疏甚秘，而三才鉤得之，謂錫爵以臺省爲禽鳥，故言者攻錫爵不遺餘力。又性豪華，疑不爲清流所喜，而結客滿天。

東林列傳 卷十六
下憲成之前、譽言曰：至信其才，真足辦國家矣。或言
憲成過淮上，三才讌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陳百味，憲
成駭問，對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卽羅
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縱類如此。三才旣留，又以人
言求去，疏凡十五上，不報。請移徐州侯代，又不報。遂
登舟，俟命始許之。歸而置雙鶴書院講學。其中家近
畿南，不乏奧援，聲譽翕集，輪蹄過從，填溢街陌。御史
孫居相復薦之，黨人虞其復用，嗾劉光復、李徵儀、聶
心湯等糾其用皇木侵官地，削籍待勘。於是三才遺

書政府曰：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怨言，不知何故
必欲置僕於死地。僕平生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
附相公，何如始進之初，附江陵以取通顯也。當江陵
秉政，權傾人主，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士，位不
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也。忠憤所激，彈劾奸佞，如視
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全不知有刀
鋸鼎鑊，識見所至，自行吾是而已。豈有四十餘年砥
礪，一旦盡失之歟。某自分必死，何望有今日。惟是膽
大欺君之票擬，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嘗慨

盧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灰飛烟滅身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富貴可慕也千萬人指視亦可畏也一人私憤可洩也士大夫清議又可懼也一日行事可忽也史官直書天下後世公論更可虞也敢以書告天啟元年廷臣多薦三才下廷臣博議侍郎王德完力阻之而止二年遼事起樞輔孫承宗薦爲經略詔起南京戶部尙書未任而卒三才所同志者憲成爲東林人望稱爲名臣允貞撫晉有聲以子廣微附奄隕其家聲化龍用治河平播功晉宮保以功名終三才獨遭彈射不得枋用亦以黨人之故云

外史氏曰道甫先生豪傑而有聖賢之資者也當其在位時所行之事雷轟電掣雨注風颺令人有不可測者至於律身以廉居心以正不染簞簞不蹈邪徑所用吏皆才能之士其屬員於常俸外多資以金使之不貪結納贈遺以千百計蓋其善貨殖能運算獲息甚阜而人多歸之惜乎爲宵小所忌假令予以大位勤亂治平未必非管樂之流焉余故曰豪傑而有

聖賢之資者也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父一經有孝行鄉里私謚為孝潔先生母雷氏方娠于廷夢虎飛天門之祥及生而手足結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起躍地不驚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光山知縣吏無敢以餽遺進歷任唐山秀水皆以治最稱擢授監察御史直言敢諫萬曆中年邊實漸墮士大夫舌戰內靡邊情驚不可制廷議未之覺也已酉四月正陽門災于廷抗疏論大政七八事因言邊事詆欺敵人繕精利假卑遜以緩

陳于廷傳

子貞達

貞慧

我俄貢俄停俄衆俄寡出沒如鬼神我邊訃諸臣庚
癸共呼奄冉歲月猝然有變何以禦之毋乃以宗社
民生爲僥倖後卒如其言嘗言給事中汪若霖鯁直
不當黜又言輔臣朱賡挾私意逐諫官又言王錫爵
黨賡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
宜處要地又言詞臣陶望齡顧天竣犯清議奉命巡
鹽河東首言閹人張忠不法亂鹺政當罷又言鄒元
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召用巡按江西嘗言淮
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宗藩多庶代嫡死冒生

幼調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又言贛稅宜節
九江稅璫潘相酷痛商舶商大譟于廷力言璫當撤
又言并稅亦當罷熹宗卽位陞太僕寺少卿遷太常
卿禮部尚書孫慎行請究紅丸集九卿臺省議闕下
于廷獨力爭謂李可灼固有所主矣灼御醫乎非也
疇藥而疇誤耶必謂誤則張差以癩脫并脫陰翼張
差者成何世道前事已誤今又議減紅丸獄尤誤刑
部尚書王紀以持詔獄不上削籍于廷倡言紀無罪
不宜罷今以直言放紀紀得矣其如他日史臣執筆

書曰天啟某年某月日罷刑部尚書直言王紀何後世必謂朝廷借獻佟卜年一事斥賢臣以恐喝臣下將陛下爲何如主哉不聽久之自通政歷大理卿晉戶部侍郎又言鑄錢十議力劾司官乾鑄本者歲得數十萬緡再晉吏部侍郎冢宰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可喜也當是時齊魯之間攻道學者驟起借書院爲端諸正人皆引避去而高攀龍又劾崔呈秀魏大中劾傅應星羣黨遂合謀魏忠賢以難天下魏璫羽翼旣成天下無敢難魏璫者楊漣左

光斗至以身殉之而一時正人驅除盡矣初南星譴去于廷代視事魏廣微欲以私人代南星于廷面拒之而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於南星乎于廷乃渠黨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旣罷與楊左同日出國門忠賢命騎四偵之于廷行李蕭然而止後又遣緹校逮之會熹宗崩乃免烈皇帝立更政舉遺老起南京右都御史掌南察時逆璫雖誅而奸黨猶在位乃與署察事戶部尚書鄭三俊等合疏言曰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爲大朝廷

行法。凡懷二心者必誅。自逆璫竊弄威福。輦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於是遙奉魏忠賢爲盟主。近借太監胡良輔等爲轉關。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功德者。有代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璫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而身與祝頌之列。或未奉摘叅褫革之旨。而猶侈畫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恣覆雨翻雲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計典也。遂露劾謝啟光郭如闇何早李時馨夏敬承劉漢徐復陽魏豸。

胡桂芳張聚垣虞大復頡鵬葉天陞周宇李際明邵存性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充材夏之鼎等二十人。而科道又交拾房壯麗張鶴鳴田仰張文熙孫國楨楊紹震彭惟城王之臣邵輔忠徐大化曹思誠徐紹吉郭增光劉廷元霍維華郭永厚呂純如馬之騏潘士良王應豸岳如聲丘兆麟等二十二。人一時邪黨俱盡。輿論快焉。又三年陞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具疏辭不許拜闕謝恩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其職也熹宗拱默中人有竊政者。

東林列傳 卷十六
于廷卽去言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奸名
沽直更多言徒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
耳明年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答衛弁失上旨下
都察院議于廷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
勵諸甲冑臣卽薄譴兩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
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挫法吏以長
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
倘避激語不一淡言爲失職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
是時天子意有所向于廷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

奉詔上怒又先是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倬獄以武關
下余文燬馬如蛟獄于廷各疏救之於是上責于廷
庇臺員而輔臣周延儒素不悅于廷又從中擠之遂
再削籍歸御史祁彪佳禮部郎周鏞推官湯開遠俱
疏爭不報于廷事四主立朝四十年不爲缺急而見
義必爲有直無曲以敢言再削籍故海內翕然仰之
與趙南星鄒元標高攀龍等歸二年而卒福王立國
追贈少保子貞達字則廉由任子官戶部主事烈皇
帝遣中官分理部事卿以下無不順其意旨貞達獨

強項不屈。以誣構下刑部獄。謫順天府知事。甲申。狗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知名。貞慧字定生。天啟間。逆閹竊國。而逆黨作百官圖。及邪黨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其間侍從之臣。楊漣。左光斗。外于廷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謂是東林。後勁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貞慧爲之魁。然貞慧雖爲布衣。而持尚名節。與金沙周鏞。貴池吳應箕。無錫顧杲等。善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衡量公卿。譏刺執政。幾如後漢黨人。會崇禎十一年。阮大鍼謀

起用貞慧。與諸人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伏誅。阮大鍼以逆黨禁錮。日夜謀於故相周延儒。思起用延儒。已許之矣。而周鏞不從。會宣城人沈壽民保舉入京。首劾楊嗣昌。並及大鍼。大鍼始沮喪。而貞慧等之揭。又繼之。於是大鍼恨次骨。會延儒再相。大鍼遣私人。迓於虎丘。貽以金爵。延儒返爵曰。息壤猶在。然南都清議亦可畏。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延儒諾之而去。貞慧應試南都。每酒後與諸人。沸詬大鍼。以爲笑樂。大鍼聞之。益恨。十七年三月。京師

陷南都立國馬士英執政阮大鍼驟起爲兵部侍郎於是作蝗蝻錄大捕諸人周鏞雷縝祚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等亾命顧杲與貞慧等俱下鎮撫司大鍼之意實欲借此盡殺東林諸君子會國亾乃止貞慧出而隱居陽羨山中後十餘年而卒

外史氏曰嘗讀明太祖實錄見其用法酷烈多殺戮勲舊成祖旣攘建文之業又重戮天下義士忠臣且使其妻孥多入教坊則亦慘毒之至矣彼蒼豈不怒乎及其亾也多生小人以亂其國孟諤先生以王佐之才懷濟安之志而不能展其一籌卒爲權奸所抑老死林下夫豈非天意乎

汪應蛟傳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觀政部曹日從耿定向講學於世味泊如也授南兵部主事轉郎中引疾歸補南禮部郎中再移疾去居家究心性命之學與理學諸君子往還無間久之補福建按察使副使改四川提學副使山東叅政備兵易州按察使礦稅擾民應蛟上言陛下所種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慮在閭巷之傷殘陛下所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慮在將來之不測及今不悟駟至天變人離雖復

東林列傳 卷十六
盡大地爲黃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勢成。天下事
可勝道哉。疏入不報。倭犯朝鮮。移備天津。旋擢巡撫。
倭思弭改撫保定。先是天津葛沽白塘一帶舊屬汙
萊土人咸謂斥鹵不可耕。間有濱河者稍藝菊豆畝
獲一二斗。應蛟獨以爲無水則鱸得水斯潤。若以浙
閩濱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可爲稻田。於是用
其法於二處。墾田五千畝。畝收三四鍾。凡得粟及菊
豆萬餘石。乃上疏曰。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牖戶。
見在水陸官兵。凡四千人。費餉六萬餘兩。俱加派民

間原無請給內庫。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則無
以給軍。臣早夜熟思。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地連封
接軫。奚啻六七千頃。若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築隄以
防水潦。每千頃可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
得穀二百餘萬石。此非獨天津六萬之餉。可以取給。
卽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大農之轉輸。無不可者。因條
畫墾田之丁夫。與額稅之多寡。以聞。得旨允行焉。衛
弁柳勝秋。劉斯忠者。誑奏畿輔可括稅十三萬。已得
請。應蛟言真。保順廣等府。非舟車輻輳地。僅小民分

地而集約期而市日中交易而退其貨不過米粟花
布其人不過土著村氓陛下憫念元元豈忍以斗尺
之贏餘橫加征斂原奏官虛張爲利借公營私伏乞
陛下念畿輔根本之地救賜停止不報應蛟三疏力
爭乃得減半時所屬旱暵應蛟發倉粟爲賑策騎周
行村野按戶以給民賴之濟萬曆三十年陞工部侍
郎予告歸天啟元年擢南戶部尙書尋改北遼蜀黔
方用兵餽餉旁午應蛟言臣嘗讀史見漢高帝與項
羽相距滎陽數歲用師嘗數十萬而蕭何從關中饋

餉調發未嘗乏絕豈有神輸鬼運之術哉考其生平
籌畫惟是養民一語高帝稱其勞績曰鎮國家撫百
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
姓當時關中施爲可槩想見故能興漢滅項如運諸
掌然此非漢高蕭何之創言也大禹陳謨於舜曰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堯舜所以致盛治漢高君臣特
暗合耳今國家值多難之時當匱乏之極勢不得不
嚴催科然必以愛養民本爲本因條奏愛養十八款
以舒民力三方布置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

東林列傳 卷一
之廷議紅丸移宮二案應蛟責備元輔多與時議左
廷臣有以爲老不任事者天啟二年見逆璫漸用事
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臨發疏謝陳堯舜敬修心學曰
臣生平所得在是不敢不入告內引宋儒語以宦官
宮妾爲戒四年廷推吏部尚書璫矯旨以署部事左
侍郎陳于廷爲黨比革于廷職而應蛟等皆削籍又
三年卒所著有中銓寤言彝語及海防撫畿計部奏
疏俱行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士之遊其門者
有莊敬日嚴之感里居謝絕一切常衣緼臬不異寒
素當毀書院禁講學作默識解示門人勉以力行嘗
語人曰聖賢爲道德豪傑爲節義士夫爲功名商賈
爲財利夫不能爲道德節義而爲功名已失却地步
乃下爲商賈所爲可耻孰甚焉又曰在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有不可知吾知盡吾誠敬焉耳嗚呼非學
之粹然曷至此

倪元珙傳

倪元珙字賦汝元璐從兄也偉儀幹修軀廓目廣額
 旋頷口可容拳耳不及肩者寸與元璐同舉天啟二
 年進士初授祁門知縣以最調歙縣時告密蠶起奸
 人吳榮者人奴也告其主吳養春以布衣擅黃山利
 數十年坐贓九十餘萬株連徧郡元珙曰吾在必不
 使黃山為阱凡所以慰居民調緹騎者聲淚俱下歎
 藉是不亂明年工部主事呂下問至搜索遍窮谷勒
 富家子逼及嫠婦羣百姓不勝憤一夕聚萬人鼓噪

燬院門必殺下問乃止下問踰垣去二百里至績溪元珙單騎往勞下問持刀哮曰今日必與公偕死元珙笑曰百姓已散身自就公死耳但願公歸告朝廷黃山瘠不能產金也下問怏怏去遂劾元珙挑禍慢詔書魏忠賢命逮元珙會姑蘇殺緹尉信聞乃中輟已而忠賢又使其私人大理寺正許志吉來督贓志吉故歛人而尤無賴自躪其鄉甚於下問元珙持益堅時逆黨許顯純已殺諸名賢志吉拜爲假父蹈厲上下時時諷元珙爲魏璫建祠元珙笑曰畚鍤之事

須與百姓謀之今洶洶如此敢復犯乎志吉恚又將劾之會熹宗崩而止烈皇帝卽位忠賢等伏誅而元珙以治行高等入爲監察御史首訟黃山之獄因發兩人奸狀奏上下問爲民志吉論死元珙知天子方向用言官故言事日益銳旣請召還忤璫劉宗周方震孺范景文耿如杞等百餘人又請逮治逆黨顧秉謙魏廣微霍維華李魯生門克新等三百餘人又發吏部奸弊劾文選諸郎吏又請慎名器無聽雜流以貴得官凡數十奏上皆是之未幾巡按江西先禮前

東林列傳 卷十六
哲而後視事。時粵賊鍾凌秀等由閩武平突入贛州。旋由贛犯吉安。圍永豐。撫臣移疾去。代者未卽至。元珙以按臣攝兵事。於是募丁健飭將吏繕城壕。以五千人扼賊之背。又結鄉兵分防鄱陽九江之間。賊進不敢攻。退無所掠。於是大困。又以兵少。請召粵虔閩三省會兵合剿。先是標兵已破賊於黃牛崗。復敗之於木湖。及三省兵合。遂大破之。斬獲無算。凡五閱月。而賊平。會有嫉之者。竟不敘。僅以修城功。賚白金三十兩。已而以御史督學南京。而復社之事起。初太倉

張溥張采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間。爲東林之繼。有依附得名者。輿論不無異同。溫體仁當國。因惡諸正人。欲借端刪除。異己奸人陸文聲希政府意。作蠅蚋錄。約二千餘人。皆海內君子也。上言復社不治。將爲不軌。上已疑之。會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溥與采爲之宗。而劉宗周黃道周附之。上因下其事於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曰。諸士修立名節。卽矜激無所害。上意稍寬。而體仁以爲黨護。擬旨鐫職二級。

降光祿寺錄事元珙雖貶官心傷時事規切執政語甚激又云今閣臣分曹擬旨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奏上執政大恚擬旨切責然上心是元珙言更令易擬凡三上不允上竟自降詔從之著其言爲令閣擬疏名自此始而元珙亦以是病久之陞行人司副治益邸喪復以病歸歸又七月而卒卒之前十日陞光祿寺丞

外史氏曰先生鬱爲人望奈生遭末世當國如體仁者又盜賊爲心刻刻以正學爲攻時時以正人是戮烏能使先生得行其志哉嗚呼東林諱而復社興復社遂而朱明絕奈何若溫若沈若周若陳諸相國讀孔孟書而稱科第中人竟同於食灰壤者耶

陳幼學傳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確山少水利多荒蕪幼學教民墾田八百頃通河一百九十丈有奇省雜支銀六百抵正額三年民以殷富撫按上其績調繁中牟至任活饑民無算牟人德之縣南地多茂草不可耕幼學令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數月草盡闢膏腴二十里又築堤十三道障河民無棄田其貧不自給者男一牛婦車一輛分木棉數十斤佐紡紉會年饑中牟獨無流殍幼學家故貧

成進士又遲暮故其爲人樸誠視吏事如家事經營
纖悉初若煩碎久之皆切民身家出於至誠民亦欣
然戴之七年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奉旨錄囚畿輔
以矜疑釋者三百餘人遷郎中俸滿出知湖州府所
司以織染羨金進立叱去之撲殺豪奴凌采郡人稱
快大猾施敏楊陞橫於鄉捕得杖殺之中書潘廷圭
庇施楊爲奸上其狀巡按御史窮治如律民爲之謠
曰公來如炮施敏埋窖公去如雷楊陞飛灰三十六
年大水幼學召父老議賑勸糴立粥場與節推閻世

科分董其事又置義田三百畝移饑民修塘就食爲
從來救荒第一在湖州六載遷九江副使以母老告
歸家居十五年爲東林長後起太常少卿不赴年八
十四卒學者稱筠堂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守吳興時政暇卽與士大夫講性命
之學執經問道者以千計至於政治之良至今郡人
猶能道之不衰非徒恃區區語言文字之流也

姜志禮傳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建昌推官丁憂歸補衢州屢遷刑部員外郎知泉州府陞廣東副使改山東叅政轄登萊道時福王賜田四萬頃其派登萊二郡者凡二萬七百餘畝王所遣丈田內豎已至青州里井騷然志禮乃抗疏曰兩郡游饑人不堪命其不宜有藩府田租此不必論且逼處海畔與倭為鄰所賴安堵供賦以作京師保障其不宜有藩府田租擾民生以攜民心亦不必論獨計洪武迄

東林列傳 卷一
今封王子弟屢矣有莊田二萬頃者乎有莊田跨連三省者乎繼福王而封尙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而請將與之乎不與之乎國家靈長未艾繼福瑞諸王封者更多也倘盡比例而請將與之乎不與之乎不與則誰非屬毛離裏之親與之則既有分土自有分民私室日強公家日絀難乎其爲制也撫按諸臣聞清丈之旨相顧駭愕無可奈何第曰文冊已在御前不必遣官騷擾已耳夫騷擾卽倖免一時終未拔本而塞源也試思他年比例陳請之害將見一統輿

圖僅足供諸王之四分五裂而天子且熒熒於上也豈不殆哉恩始於今禍貽於後他日滋蔓難圖將干戈取之而不足皇上過舉孰甚於此臣非謂可薄於福王也但皇上愛子宜以道德不以土田卽未免世俗愛子之情不妨出內帑之積量爲頒賜何至割齊魯洛楚之地行偏愛而基永禍也且天道惡盈此亦豈福王利乎疏入帝大怒降廣西僉事量移江西叅議浙江副使天啟三年入爲尙寶少卿明年進正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表獻之執不可李魯生

但中旨之說志禮斥其非其黨遂以年老劾罷猶加太常少卿存公論也尋以東林黨人矯旨提問削籍崇禎初復官致仕志禮端方亮直歷官所至有聲藩田之疏尤外吏所不敢言林居建議蓄湖濟運當事賴之卒年八十九

外史氏曰世宗神匿愛福藩乃至天下囂然廷臣受禍者不一其人也先生以外吏而言之侃侃披其逆鱗而櫻之豈不畏哉甚矣東林之人方且剛也

